

古

文

卷

大

銀

錢

一

百

一

百

古今史論大觀前編

古今史論大觀前編卷之七

前漢

江陰繆徵珊先生鑒定

華亭雷瑒編輯

漢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舉指搖目羽不毒將不至於殺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世子孫之良智其尚在則呂祿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而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而為之者智明毒將不至於殺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必勃也可其時其尚在則呂祿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之禍也呂后何毒將不至於殺者武王殳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有武庚無有以其尚在則呂祿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臣素所臣素不為少矣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此矣夫高帝之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諫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愛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

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漢高祖論

蘇軾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固未有合于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遽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易最晚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强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

猶未悟以為一之強項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連之元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漢高帝善將將論

劉元震

論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無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兵之情尚易而知將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為不能也所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非人力夫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謂將亦數反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彼其所將皆椎埋負販屠狗之徒六國驚悍驍黠之遺亡也又相與起于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戰於成皋京索之間瀕於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為用如左右手楊子雲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夫其以屈羣策屈羣力茲高帝所以善將將與夫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為大將而不愆已定齊燕矣一旦立為真王而不忌兩入其師奪其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藉諸臣之力此非真有控御海內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驚悍之徒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參劾噲耳之徒者又異是矣破一軍以為公乘略一城以為七大夫先登陷陣卻敵以為執幣執圭計能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繼其善將諸將也又如此據蹠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降將又如此信越後期則捐楚地使自為戰其善將驕將又如此教彭越反梁地其善將與國之將又如此四千戶可以尉趙之子弟金錢可以啗陳豨諸將之心其善將反國之將又如此蓋將之才不同而將之術亦異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常知其情而各有其法御故宜無不盡其才也今考帝之將將也曷嘗出於將兵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貴而愛之是謂軍命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不濫而勸是帝將諸將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取

之利而誘之此將反國之將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使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持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顧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而信獨以兵法將兵度量相去豈不遠哉而為帝擒不亦宜乎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攬獨運之略以控御倫類哉故其於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卒無不能所能者大也不能其事則不知其人不知其人則不能任其官故得聖人將者其國可帝得賢人將者其國可興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聖人之將賢人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豪傑之主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量各有主也高帝雖善將將獨能信越之流耳借有非熊之軍安能將之故欲定天下者莫不曰將將而吾以為莫難於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而吾以為莫難於任人

漢高帝善將將論

田一備

嘗讀漢史至漢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心竊題之及讀蘇子御賢將才將之論謂其驥遇韓彭膺視樊鄴投牒嘆曰有味哉其言之也然愚竊謂高帝於此又有微權而蘇子偶未之及也夫樊鄴曹滕皆豐沛故人其積心高帝而欲王之非一日也成即漢不成即漢中原之鹿原非樊鄴曹滕分也彼得封侯享爵志愿大溢矣惟慮其不成功不慮其成功之為漢禍也若韓彭英布何等入哉群盜之雄而詐設反覆之輩也風雲未遇則俯首借資而羽翮苟便慮亡不帝制而為天子者此豈可純以漢事成敗託哉故此三人者不有大利權以動其心則其力不我用而無以制之則均西楚之儔而虎爭之傑也人見高帝當時以孱然不勝征戰之軀而制御此三大將欲其軍則奪之軍欲其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鉤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以處此有權而太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捐其不貲之金而縱羣僕都市遊也其豪黠足任使者非畀以千金掉頭不我顧也而恣其所之則此千金者彼可得而蒙載矣故善御僕者

必予之千金以厚其資而又陰有所執持使之縮而不敢動故能無豪悍之憂而卒高其奇巖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將蓋識御僕之道者也以爵土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豪黠之性夷考史所載者如韓彭破魏威名著矣而即拜張耳為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數名猶未顯也而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高帝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如此者誠懼其不可制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韓彭欲其軍即奪之軍欲其會即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縮由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賞而卒無他憂高帝所以收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吳太子尚駭祿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擁兵之事自古及今諸尊寵太盛者未有不反中其毒者也豈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愚故曰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諸將之材素諳於胸中既量乎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乎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於相仇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否則任其權而無以制之者必有董卓龐萌之亂制之而不中機宜者必有樓船橫海之釁是豈善將將者哉由是而觀高帝之善將將由於善任使而善任使由於善知人後世有將將之責者尚監茲哉

漢高祖斬丁公論

郭文煥

嘗論漢治離霸予初不知其然及觀高帝斬丁公狗于軍中致辭謂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有若龔齊侯責楚之故智然後知首離霸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微其辭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楚惟知罪之不暇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為人之臣不忠於其君則何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不以身當天下之大戮哉丁公之死無足追論然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胥假之而已齊桓假之而古今知其謫高

帝假之人至今以為義也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造草昧當時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陰以楚中郎受上將黥布自楚淮南受王禮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亡卒能仗其力以混一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誠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辦吾事而已擇君於未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為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為不義迹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負其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為項王臣不忠而戮之以徇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臣在焉故為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其天下而後知帝猜疑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以汙馬之勞未瞬而帶礪之盟方結未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之咎故獨為楚幾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也嗚呼吾亦聞古之人君有以自固其臣者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殺戮可以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臣矣且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為之效哉吾意象壇拜禮駟乘護軍侍官御食貴偶王侯所以立叛亡之赤幟者高帝也既自為之卒自疑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之帝之心於是乎不直矣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而非有已私行乎其間則何為拔三臣于亡命而獨戮其宥己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猶或可用九江王布非項氏所令以密弑義帝於江中者乎三軍縞素正名討賊而猶容其手刃者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季布為項氏將亦數窘辱帝而不思致之死者為有二心于項氏者也卒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爵中郎獨不聞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是故即黥布之首逆而居功則縞素之師無尊王之義即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知丁公之辟非責臣之禮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高帝為何如王也然帝之所以忍此者果以為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乎不知此言一出有

以慙愧在廷之臣而相忌之隙寔開於此人人自危矣旋者雲夢偽遊元勳鼎鑊一二年間韓王之豐貴高之謀陳豨起代地彭越黥布廬綰悉以叛亡豈非高帝不測之幾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然而啟漢四百年雜伯之治者則實高帝一念之私為之也噫可慨也夫

漢高祖索羹論

鄭王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為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於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固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羹為名辜秦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為法

漢惠帝論

張溥

惠帝在位之日淺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為呂氏傳紀而以帝附之所以

傷天下之無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復形之贊亂，以海內之晏安歸之於帝。本指見矣。趙隱王帝之弟也，齊悼王帝之兄也。趙王為高帝愛子，欲立之者數矣，而帝不以為嫌懼。太后怒之，親迎霸上，與八宮同卧起飲食。齊王入朝，有外諸侯之禮，而帝以兄事之，置於上坐，同舉厄為壽。而太后之醜，不得行，非天性篤深者，其能之乎？若夫廣高廟之祠，儼複道之過，除挾書之律，明孝弟力田之舉，尊禮宰相，治務清靜，尤有足多者焉。然而其賢若是，而高帝之始欲廢之者何也？則以呂后故也。呂后之陰賊，驚戾高帝已知之矣。立其子，則其母之惡必行；不立其子，則其母之惡不行。高帝又知之矣。後迫於大臣之論，卒立太子，而心畏呂氏之及大亂，謂戚夫人曰：「呂氏真禍主矣，不以主目惠，而以主目呂，蓋料其後必至於斯。」而太子之仁不足以禦之矣。是以人藏之變，帝觀之而哭。蓋高帝既無刑妻之化，而惠帝終無貶母之文，不得已而淫樂廢政，佯狂以冀親之一悟，而太后終不改也。帝惟有死而已矣。則殺惠帝者，太后也。七年之內，異不絕書。若所記龍見、雨血、冬雷、棘實、日食、正旦、夏月食、既鴻、臺凌、室諸災，疑天重惡於帝者，而要之非為帝也。蓋夫有受之者，太后也是故。太后稱制之七年，有日晝晦之變，謂左右曰：「此為我也。」

漢文帝不拜嗇夫論

熊禾

人臣之事君，不知而妄對，是欺君也；知之而不言，亦欺君也。既知之而應答無遺，則無愧於其職矣。若上林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至十餘問而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也。而嗇夫對甚悉，正所謂諳曉故事數，奏詳明有國之美才，安可目為利口而舍之哉？釋之不能啟帝黜上林而反不拜嗇夫之官，則是賞罰大失其柄矣。嗚呼！嚴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此嗇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疏，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喋喋利口誠足誤國然以之槩天下之才將樸訥者易以藏拙而諂諛者屈於短馭也豈當事憐才意乎釋之十年不調厥有由矣

漢文帝不拜嗇夫論

李廷機

古之賢主未始不欲盡天下之才而顧有所終抑而不用者此其所存者大而其慮遠也夫賢主綜覈庶政省成羣職卽猥局小吏有尺寸之長固汲汲焉樂得而亟用之然而政體風化之所關尤有大焉者於是即欲用之而終抑之寧使夫人有不遇之嘆而不敢以長躁競之風寧使吾有棄才之名而不敢以傷天下之雅道嗟乎此老成之士所為引義而爭而玄默之主所為轉圜而聽者也文帝不拜嗇夫吾以為帝之所存者大而其慮遠矣夫帝之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也尉不能知而嗇夫知之尉不能對而嗇夫為之對是嗇夫者其材誠辦而于上林令之司誠宜也帝譽之且詔釋之拜官是矣乃釋之何爭而帝何卒聽焉嗟乎文帝豈棄材之主釋之豈妨賢之士吾固知其所存者大而慮遠也何者人主之所喜天下之所趨也故曰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欲臣將自雕琢人主而可以小善中則捷給便佞之夫爭自飾而望進矣人主而可以小辯中則利口巧佞之徒爭游辭而求庸矣如是則躁競安得不長而雅道安得不傷是故賢主之政崇長厚尚簡重其進人也不以小善不以小辯昔者秦穆公思斷斷之臣而至於佗佗之夫截截之言則曰我皇多有之夫豈不知敏給之人可以奏功幹局之能可以備用老成近於迂濶重厚嫌於少文然終不以此易彼者誠以塞躁競之塗敦大雅之道為政體風化慮也夫嗇夫之能誠過於尉矣顧帝之所問者尉也尉不能對帝固未問及嗇夫也問未之及而代之對何哉吾想其代對之時其語言其氣態小人之所為而長者之所鄙也蓋釋之所謂喋喋者也帝徒以其辯而譽之又欲從而超遷之使釋之不爭而上林令果拜則天下有以窺帝急功好佞之心於是委瑱醜齷之徒將爭奮其辯

知而騁其口說以驚長銜技而見為謂能由是將有越樽俎而議治庖闕白不必其所司而謁干不待其所問即如問決獄問錢穀將有非左相而代執對者矣有非右相而代平對者矣有非廷尉治粟內史而從旁對者矣若此者帝亦將遂拜為左右丞相耶遂拜為廷尉治粟內史耶蓋遷一嗇夫則天下皆為嗇夫以求遷一嗇夫不足憂而天下皆嗇夫則大可憂也一上林令不足惜而長蹕競傷雅道則大可惜也夫與其得樸樸之材孰若政體風化之為重與與其知上林禽獸之數孰若存政體維風化之為急與其程功能核職業屑屑簿書會計之間孰若返天下瀉風使人相率而為長者之為利也然則釋之之爭帝之從亦見之審矣或者曰若是則能者沉抑而不售而無能者猥以得長者之譽人主使能之謂何天下之治不趨于廢乎愚曰治固有體吏固有職夫為上林尉而不能對諸禽獸簿是尉不職也已之可也乃嗇夫不待問而代尉對則越職也即置勿問而更遷其秩非也昔韓昭侯醉而寐典冠者為加衣侯覺而并罪典衣與典冠者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嗇夫之事無亦類典冠者乎如并罪之是慘礪之術也君子不道也如其賞之尚口之風成矣故罷上林尉使人不敢以媮怠處職絕不肖者幾幸之心不拜嗇夫使人不得以唇吻進身關天下佞夫之口噤盡之矣

漢文帝不相竇廣國論

胡定

事有足以為天下之患者不幸而身嘗之則其懲之深矣異時事有類此者必反而思前日僨蹶之由而不敢復出於此以為無及之憂雖其可以無過慮者而亦終莫肯安意為之縱肆起於不戒畏慎生於有懲而過焉固也嗚呼人主之用人以其輕之患也而矯之以過於重亦宜有所不免也哉昔漢文帝欲相竇廣國既而久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為吾私竇氏人皆謂孝文不能以至公處已而使賢者以親棄吁帝之言則然也帝非真有所嫌也亦有所嘗而重懲之也凡親戚之臣其勢重而心有所恃勢重則易以

驕有所恃則輕犯法及犯於法也誅之則傷恩舍之則法壞蓋天下之難處而易以有過者莫非親戚之臣故其為道獨有富貴之而靳其用若舜之於象使食其貢稅而其事以屬吏乃可為法親之而欲其用是益之疾而速其敗也監殷之事可見矣東山之役幾搖天下而無以庇管蔡而王與周公亦以為深戒終其身不官五叔而僅有土誠親嘗其毒而懼其後或有不可逆觀如武庚祿父之變者則吾將無以待之歟與其安全而不失富貴之利也薄昭之為漢舅也而不免於死則亦文帝之過矣不早抑遠之以銷其悍倨驕恣之漸而又委重焉其為慮也不已疎乎固宜昭之至於不赦也嗚呼漢法則行矣而獨不為廢恩乎哉屈恩以信法固帝之所以痛疾不甯而深難之者而其弊特出於始之借之以權文帝於此亦思之矣以為今日之計曾不如禁絕投置待之不用之地以裁其過而與以安全之福其他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故一切絕其私愛擇賢師傳教誨之而不敢用惟深懼復有親戚不才者一旦乘勢以成曩時薄昭之禍而使吾無以處也薄氏固足鑒帝獨不知廣國之謙抑退讓非昭驕悍之比哉帝蓋賢之矣且將大用之然念盛滿之地賢者所難處而君臣親戚之際易以開讒間猜疑之源吾未有以折其後則亦寧負廣國也廣國之賢也而不免於負蓋亦懲之深矣世多疑孝文少恩絳侯之功握璽而親授之恩至厚也而一夫見告輒下之獄侵辱困屈僅免於死吁文帝豈寡恩之主哉嘗見高帝時誅死滅族者往往出於驕蹇放濇怙功以邀其上而憂勃犯焉摧折挫抑猶將有以全之也重厚如勃疑亦非韓彭慄悍之流者勃之重厚也而有韓彭之畏廣國之退慎也而有薄昭之愛有所懲而重焉無惑也大抵天下之事未嘗不得於敗誤懲創之餘而無所戒者常以輕失之能尊霍光者莫如宣帝而身死之後霍氏無遺種武帝相竇嬰可謂能用矣而卒以爭利誅其身則不懲而輕之之患也嗚呼人主之厚其勳舊之臣而縱成以霍光之禍則誠不如絳侯疏外之無恙而其於親戚之族則亦甯重懲之為廣國之計而毋使至於

薄昭之親而不免也哉

漢景帝論

蘇轍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忘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因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漢景帝論

郭子章

予讀漢文帝遺詔而知景帝之為人于非孝也詔之言仁厚惻怛大都在禁重服與厚葬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謂生既不德無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久臨以懼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為吏民設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墳器用瓦不飾金銀銅錫遺詔諄諄因其故無有所改蓋有感於張釋之之語懼異日發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即位遺詔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喪遂永為制而詔其父以短喪之譏即朱子綱目亦書曰帝崩遺詔短喪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詔之短也晉愍帝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遺以實內庫

則遺詔所云無有所改景帝陵之矣考薄太后崩於孝景二年則薄陵所藏皆景貽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遺骸於數百年後其得為孝乎魏文帝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當黃初時霸陵未發故景得逃其譏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史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則短喪之罪已有所歸獨於英霸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為晉代盜發張本竟無以誅其違今之罪今後世為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之違文教令不獨此二者申屠嘉周亞夫屬之將相者是錯屬之家令者而俾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寒而黜薄后實太后尚存而死梁王土芥骨肉舊臣夫子謂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視文何如哉班固之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漢武帝論

何去非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戢之古之人君有志戰而惡兵其蔽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蔽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慶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終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即位未幾卒然警於七國之變故其志氣創父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為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為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畧承三世涵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臣外無強偏

之國而世為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來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强高帝曾以三十萬之眾困於白登辱臨朝而震怒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者甚至飾遣宗女以固其懽蓋送車未返而彼已大舉深入候騎達於甘泉雍梁矣其後乍親乍絕蓋駕而驅之者再乃至矣然其寇侵之暴是以孝武抗其英特數單于捧首窮通漢于頤頤臣順謁期聽被邊患其成役轉餉然者而猥曰文景為溺於文成五利之姦矣

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强弱之任所當定慈儉愛民而武帝黷於兵師祈祝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痛哉使孝武不以重耗天下攘敵之役止於衛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

漢昭帝論

蘇軾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以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問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訪以尉左右聞者皆服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

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青夏侯勝感劇蹟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一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愛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最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元帝論

張溥

元帝為太子時年十二通孝經論語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即上疏請老胡氏論曰帝之不可教詔自其少時定之矣觀其親政之日年二十有七猶不省召致廷尉之語安在其前此有為哉甚矣二疏見豫也子